

歸 齋 坐 錄

百誨雜著弟三種

還齋勝錄二卷

百海菴著第三種

引語

此還齋脞錄二卷。乃古懽夕簡之奇零也。文字瑣碎。不足以云述作。惟二三十年來。俯讀仰思之餘。於陳言外間有新得。而平生迂繆之見。亦私矜喜附著一二。惜其遂散。欲留之須臾。因印爲一帙。昔顧寧人自題日知錄。謂以正後之君子。余茲淺淺。何堪妄希。恐不久將與古懽夕簡同化爲故紙簞中物而已。誦誨識。二十二年九月。

還齋脞錄目次

卷上

勛老

繹曾

廣晏子楹書

從時

懷疑

今六藝

三綱出於法家

消息爲古代儒家宇宙觀

演薛

待人法與待己法

古賢志節

人生當善變

禮教

五倫之次序

善爲宇宙之根本性

古代之平民思想與女權

法治與人治

民主古義

忠民古義

慎子原君

東坡論民主

古人之道德平等觀

古教育家言

卅金之始

吾國上古時之圖騰

古代待婦女法

古代遺傳說

古人紀年法

焚書與李斯

劉歆之冤獄

王充辱先

著書隱姓名

漢學最初之反動

古經書文字發微

儒家以倫理爲範圍

宋學與禪

儒佛一致說

僧徒偽造名賢事迹

濂溪主靜之說

游楊立雪之訛傳

伊川反對再娶

唐仲友之毀譽

韓文出於淮南

文衡

新名詞

古書評點

文字與語言

趙甌北論詩

論文學史

二程不以濂溪爲師

宋儒敬天

宋人不娶妾之清議

魏鶴山之學風

朱梅崖論文

修辭六義

讀書翻案

古文相同

作論之箴砭

詞調與曲調

讀某君所刊印新著有感

古人名字與別號

勸讀詩勿作詩

今後之文人

卷下

論語題名

論語引古

論語文體

論語首章言學

巧言令色

古竈說

朝聞夕死

犯而不校

孔子居夷

夏禹之小康與德衰

出位

公伯寮愬子路

陽貨

仕解

無可無不可

孔子素王之獨見

吳越非蠻夷

子弓

周初滅國以行封建

赤子

泣血

孟姜

人心

百姓

猾夏

逸周書

公羊高

鮮卑

經姪

周官禮臆見

媒氏會男女

國家

且字

曾子與孝

法服

曾子出妻與後母

漢時孟荀之顯晦

慎獨

反平等

烏集爲太公陰符之謀

東漢人言讖緯之分

老子師常樅

老子言將軍

老子論禮

先知

張湛誤解列子

佛經與列子

五言初祖

蘇武詩江漢說

孔融離合詩校正

陶詩形天解

杜詩言儉德

陸放翁臨終詩

汪水雲詩

彭躬庵詩

白話無韻詩之祖

詩犯名諱

裴晉公之達語

陶弘景年譜刊誤

文文山遇靈陽子

瞿稼軒仙授秘函

淘

火柴

假眼

房客薄相

大人之稱

牛頭馬肉

人球

扇上書畫

六友

年號之讖

冷熱水瓶

鑲牙

白話春聯

丘八之出典

俗語所出

造宅者與賣宅

還齋脞錄卷上

韻梅雜著第三種

勛老

邵氏聞見錄云。文潞公嘗曰。人但以某長年爲慶。獨不知閱世既久。內外親戚皆亡。一時交遊凋零殆盡。所接皆藐然少年。無可論舊事者。正亦無足慶也。范忠宣公亦曰。或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在世之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則彼獨存。何足樂者。皆達理之言也。云云。今按二公晚年。功成名就。已無餘望。故出此一時感喟之言。其實不然。孔子曰。不知老之將至。曾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子思曰。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則人生雖耄。固尙有其事在。正可積經驗閱歷以成之。此卽其可慶可樂者耳。

演薛

薛文清云。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余謂此四古人字。如均易作他人。其語尤爲警切。能知他人之難處。則其存心也公。而恕。可以立身。可以處世矣。

繹曾

曾文正公喜作二語。曰。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明袁了凡之言也。人之改過。能有此決心。斯善矣。顧昨日不死。則今日不生。所懼者今日之種種。仍如昨日。而又將藉口於明日。以自恕耳。小雅不云乎。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三復此詩。何勝感慨。

曾文正公喜作箴銘體之聯語。余最愛其一聯云。天下斷無易處之境遇。人間那有空閒的光陰。蓋處貧賤之境遇難。處富貴之境遇尤難。以處富貴爲易於

貧賤者。則其人之品格亦可見矣。故無論何種境遇。能有道義以自守。則不易處而皆可處也。至下聯之意。尤爲警切。余觀世人口頭語。皆曰甚忙。其實彼之所忙者。皆消閒之忙也。飲博徵逐。惟日不足。而正經大事。則於忙中匆匆爲之。曰我無暇也。故不消閒。卽不忙。不忙而爲所當爲。亦卽無空閒之可消矣。

待人法與待己法

晉衛玠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之干。可以理遣。此待人法也。荀卿云。欲諸人。則求諸己。惡諸人。則去諸己。此待己法也。

廣晏子楹書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子壯而示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范子取而廣之曰。布帛不可窮。而況於華侈乎。牛馬不可窮。而況於暴虐乎。

士不可窮。而況於放廢乎。國不可窮。而況於戰爭乎。布帛不可窮。節用也。牛馬不可窮。惜物也。士不可窮。愛才也。國不可窮。仁民也。節用以律己。可以風廉矣。惜物以廣慈。可以教恩矣。愛才以器使。可以與能矣。仁民以出治。可以致和矣。楹書之語雖短。其涵義之深乃如此。是晏子之所以貽其子者。可以貽之天下後世矣。

古賢志節

范文正公爲舉子時。讀書南都學舍。留守有子居學。見公食粥。歸告其父。以公廚食饋公。旣而悉已敗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不下飭。得非以相浼爲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蓋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乎。石徂徠介讀書南都時。侍郎王濟聞其窮苦。因餉客。授以盤餐。卻而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與文正事類。二賢皆艱苦自厲。義不受人之惠。

學者有此志節。而後可言他事。汪信民齧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之說。朱晦庵特以記小學末章。亦此意也。

從時

邵氏聞見錄云。宋太祖入太廟。見所陳籩豆簠簋。問曰。此何等物也。侍臣以禮器爲對。帝曰。我之祖宗。寧曾識此。命撤去。亟令進常膳。親享畢。又云。帝一日登明德門。指其榜曰。明德之門。安用之字。趙普曰。語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今按廟陳不識之禮器。門榜無用之語助。是迂儒所寶惜之中國文明也。值得如宋太祖輩草莽英雄之一映耶。吁。

聞見錄又載康節語曰。吾祖宗。今時人。以籩豆簠簋薦牲不可也。是宋人家祭。亦有用禮器者。又言溫公服深衣。問康節曰。先生可衣此乎。康節曰。某爲今人。當服今人之衣。溫公歎其合理。此亦與祭祖不用禮器同意。

人生當善變

孔子十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此孔子學問一生之進步。卽每十年而一變也。說苑善說篇云。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竊謂人之學問思想。如能每變益上。卽所謂君子。上達也。聖人之所以聖。賢人之所以賢。如此而已。不變則死。不益上則下流之歸耳。

懷疑

文子云。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設形。故能有形。吾人讀書。若先懷一成見。決

不能得書中之真意。與古人嘉言懿行之深益。此如藏聲之鼓。設形之鏡。先據者已不復爲後來者地步矣。近人有所謂懷疑派。於古書無不可疑。於古人亦無不可疑。蓋其心久爲疑所蔽。又安能見有可信者哉。

孔子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蓋非信不能好。非好不能敏求。至敏求而後。方足完成其信。則此信非盲目之信矣。盲目之疑。與盲目之信。其害蓋略相等。

司馬溫公論風俗。劄子曰。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云云。此溫公所斥當日士習。於今乃又見之。人人以疑古自矜。新說朋興。類皆拾一二鉅子之餘唾。支離曼衍。不可究詰。而於古書之面目。實未嘗一覩也。讀溫公此說。乃歎何代